

H59

红楼梦学刊

一九八九

4

红楼梦学刊

一九八九年 第四辑

总第42辑

监

藏书专用章

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
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张占甫

工207.41
11/89

红楼梦学刊
一九八九年第四辑
总第四十二辑

编辑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出版：文化部新闻出版署 (北京市前海西街十七号)
印刷：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
国外总发行：中国国际书店 (北京三九九信箱)
国外代号：Q188 代号：82—362 1989年11月15日出版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—1676

定价：2.40 元

目 录

烟云渺茫处，无限丘壑藏

——“红楼”构件的法度蠡测 刘国华 (1)

意境说和《红楼梦》的艺术风格 钟竞达 (19)

《红楼梦》整体结构中的茫茫大士

与渺渺真人

——兼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“启悟主题” 朱学群 (39)

艺术链子上不可替代的“中间物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中焦大形象结构内涵剖析 竹潜民 (55)

《红楼梦》的节奏韵律 徐 晓 (63)

论《芙蓉女儿诔》的稚嫩美 林乃初 (85)

小小“巾帼”见精神

——《红楼梦》细节技巧谈 陈家生 (95)

《红楼梦十二曲》中所含蕴的哲理初探 王汝涛 (103)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——读《红楼梦》札记 夏 露 (115)

良工精琢 美玉无瑕

——《红楼梦》尤三姐形象创造浅谈 汪稚青 (121)

从荣府内争看贾兰和巧姐 黄鹤乡 (135)

校红漫议

- 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 冯其庸 (153)
- 再论高鹗续书 严云受 (173)
- 高鹗续书考
- 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著者重探 王向东 (196)
- 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考析 季雅跃 (209)
- 脂砚斋的表情美学 李伟龙 (239)
- 由《红楼梦》中“情”的特点考察
- 芹脂观点的异同 叶征洛 (267)
- 论《红楼梦》中的楹联 王湜华 (291)
- 《红楼梦》中的节令风习考
- 读《红楼梦》札记之七 朱松山 (311)
- 《雪芹雅制节钞》书后 王利器 (329)
- 编后 (290)
- 敬告读者 (326)
- 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九年总目 本刊资料室 (342)

• 红楼一角 •

石头，恒留在文学的世界里

- 康来新《失去的大观园——红楼梦》介绍 余 力 (119)

• 红学动态 •**新的探索 新的尝试**

——介绍一项用数学方法从事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何 力 (38)

• 红学书窗 •

《说“情”——红楼艺境探微》 陈 石 (102)

• 台湾红讯 •

《石头记稿》在台湾出版发行 舒 汛 (327)

• 红楼画廊 •

黄叶村著书图 朱屺瞻画

红楼梦 120 回中写到的昆陵驿

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内 冯其庸摄

红楼印谱 熊伯齐 (54、94、172)

烟云渺茫处，无限丘壑藏

——“红楼”构件的法度蠡测

刘国华

楔子

鲁迅先生说：“凡是已有定评的作家，他的作品，全部就说明着‘应该怎样写’。”^①“怎么写”，就是文学创作的法度。谈到文学创作的法度，一些人不免色变，立即答以“文无定法”。其实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，创作亦然。“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”^②文章自古有法，鲁迅先生也首肯了。“红楼”虽破了单线发展和“三千两化”（千人一面，千部一腔，千篇一律；公式化，概念化。）的传统写法，但它本身洋洋百余万言，芸芸四百个人物，“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；”^③颇足为后人借鉴。“红楼”法度颇多，本文只就“红楼”结构情节事件的“秘法”管窥一二，不免挂一漏万。

昔时，唐朝皎然和尚著《诗式》以谈诗法，屡遭骂名，甚而至于后人将自唐以后诗衰的原因悉归罪于他，说“有皎然《诗式》而后无诗”。^④未免言过其实。予生也笨，蠡测“红楼”法度，并非设范请君，树旗招矢，止是求教于大方之家，以期砖出玉至，有所提高。

同中求异，特犯不犯

文章批评家常以“特犯不犯”来评点人物形象的塑造。所谓“特犯”，就是有意将性格相类似的人物放在一起；所谓“不犯”，就是同中求异，通过对照比较，表现出同类人物中有细微差别的鲜明个性，写得甲乙分明，各具特色，互不混淆。《水浒》中一百零八条好汉，粗鲁者甚多，但是作者“只在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，如：“鲁达粗鲁是性急，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，李逵粗鲁是蛮，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，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。”^⑤曹雪芹在塑造人物时，也采用了这种手法。大观园内群芳竞妍，争奇斗艳，她们年龄相近，容貌相仿，又同是披红戴绿，娇艳若仙，粗心者闯进大观园，真会象甄府丫头难分“甄贾”宝玉一般。怪道有人说，晴〈雯〉是黛〈玉〉影，袭〈人〉是〈宝〉钗影。这正说明她们性格十分相近，是谓“特犯”。但毕竟一人一面，各有特点。也有人曾非常形象地把她们区分开来：野气未脱的山茶是晴雯，孤傲清高的玉竹是黛玉，曲折攀附的紫藤是袭人，国色天香的牡丹是宝钗。即便黛玉与妙玉同是孤高成性，却也同中有异，黛玉是傲世的孤高，泛着一股熔熔暖意；妙玉是出世的孤高，冒着一缕习习凉风。曹雪芹故意给自己出难题，有意把容易混淆的人物凑到一起，而后各显其殊，是颇具匠心的。

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。文学大师们却常常把相似、相近的人物置于一处，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法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。”^⑥芸芸大千世界，人类的活动更是千姿百态，变化万端。作者在结构故事时将相类似的

情节放到一起，同中求异，特犯不犯，那就愈见其奇了。

《红楼梦》描写的是日常的家庭生活，这就必然碰到许多雷同的生活细节。譬如请人看病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件。第十回张太医给秦氏治病，第四十二回王太医给贾母看病，第五十一回胡庸医给晴雯看病，还有第六十九回胡君荣给尤二姐看病。如此云云。请医看病，不过把脉、诊断、开方而已，大体相同，而到曹雪芹的笔下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请医者的心理动因不同，就医者的地位尊卑有别，医生医术的高明度迥异，导致的结果也就自然不同了。这种相犯的事件，作出不犯的文章，就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。家庭小说，自然要反映诸多的家庭琐事，特别是注重礼仪的贵族家庭，做生日就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请客送礼，喝酒唱戏，阖家庆贺一番，情节也有雷同处，曹雪芹却将它们写得各具特色，寓意深远，特别是宝钗、凤姐、贾母三人的生日，更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。脂砚斋在第四十六回有一段评语说：“起用宝钗，盛用阿凤，终用贾母，各有妙文，各有妙景。”简直成了立在贾府兴衰史上的三块里程碑。

再看第八回“探宝钗黛玉半含酸”。宝玉宝钗并肩坐在一起“比通灵”，宝玉“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”，不知是何香气，因疑宝钗熏了什么奇香。其实，最喜轻妆淡抹，深知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的宝姑娘何曾熏过香？分明是这位“冷美人”身上的肉香。因呆宝玉问的唐突，颇懂“藏愚”“守拙”的宝钗自然只好以冷香丸作解。正当混闹时，偏巧舌不饶人的痴颦儿来了，于是，酸意微露，一句“哎哟，我来的不巧了”，把宝玉宝钗两个说得不自在起来。第十九回“意绵绵静日玉生香”，宝玉黛玉相对而卧，宝玉“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”，便疑是黛玉袖

中笼着香物。其实，这也分明是“俏颦儿”的“女儿香”。黛玉同样搪塞开脱。正当宝黛因“论香”而打趣时，偏巧宝钗赶来，以牙还牙，一报还一报。这两回文字，都写宝玉因香而疑而问，被问者借故敷衍开脱，偏又都有“第三者”赶来奚落。两事相“犯”，然而遥相对照，分别刻画出钗黛的思想性格，特犯而不犯。脂砚对此有两段批语：

玉生香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，愈觉生动活泼，且前以黛玉，后以宝钗，特犯不犯，好看煞。⑦

前梨香院黛玉之讽刺偏而趣，此则正而趣，二人真是对手，两不相犯。⑧

这两段批评，可谓是熟知小说构件的“同中求异，特犯不犯”手法的“三味”之笔。

再如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与“老学士闲征姽婳词”，也是特犯不犯，遥相掩映。

试才题对额：因元春归省修造了大观园，须题匾额写对联，政老爷便携着宝玉，带着一班清客进园视看。大观园楼台亭榭，布局井然，奇花异草，各具特色。才情横溢的贾公子牛刀小试，信口占来，一辞半语，无不令人咂舌称颂，清客们无不叫绝，而极具严父之姿的政老爷则板着面孔，挑三拣四，不肯说半个好字。

闲征姽婳词：宝玉为姽婳将军林四娘作七言歌行，贾政亲自铺纸挥毫，充书记职。宝玉“拟咏古词，半叙半咏，流利飘逸”，政老爷仍摆着严父的款派，这也不行，那也指责；清客们自然各尽吹拍讨好之能事，满口“极好”，“更好”，甚至拍案叫绝，抚掌称颂。

这两回情节也有相犯之处，但到底是分别处在盛衰两端的寻章摘句，景况也就迥然不同了。前者，贾府鼎盛，歌台暖响，一片繁华景象；后者，家道衰危，蝉声秋噪，毕竟大厦将倾。

雷同的铺述，老一套的情节，最令人生厌，是小说创作的大忌，所以，小说要避开写同样的人，同样的事，同样的话。但是，如果安排类似的事件，却从不同的角度，用不同的方法、色调去写，从而显示出生活的丰富多彩，那就不但不令人厌倦，反而让读者顿觉新鲜别致，妙趣横生，收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。“将欲避之，必先犯之”，同中求异，特犯不犯，通过“一样题目，写出两样文字”，不能不令人称奇叫绝。

计白当黑，断处皆续

中国画有“计白当黑”的手法，用一大片空白，有力地衬托出画面上一种空旷渺漠、寒意萧条的气氛，从而更集中地刻画主人公凝神贯注的神态，并给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意境。白石老人画虾，四周除丝丝水草外，别无一物，却能令人感到满幅是水；他画一鸟独立横柯之上，此外空无所有，却能使人感到环绕鸟的周围是一片无垠的空间。真个“无画处皆成妙境。”^⑨曹雪芹绘画修养颇高，深悉这种笔法，堪称丹青妙手。在情节和场面范畴中有意造成间歇和空白，用间断和空旷的形式来酝酿一定的思想感情，起着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的作用，让作品的写实部分勾起读者的艺术想象和联想。这种被脂砚斋唤做“不写之写”的笔法，可谓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。”^⑩

贾府作为一个官僚贵族之家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。有人

责怪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为何不用专章专节去写贾府如何欺压百姓、剥削平民，莫非他对个中曲直不熟悉，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？不是。曹雪芹对社会的观察、研究可谓精细周到，体察入微。但是，为了避免枝蔓，《红楼梦》的视角始终对准贾府，而把背景材料放到远处，这就是计白当黑，以隐胜显的写法。试看：第六回写到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的那种窘迫之态，第十三回写宝玉初到农庄不识锹镢锄犁为何物的情况，以及第五十三回写乌进孝进交租单时与贾珍的一段对话，不是明明白白地把贾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揭露无遗吗？

《红楼梦》第九回写宝玉去上学，“忽然想起未辞黛玉，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。”多疑的黛玉问他“怎么不去辞辞宝姐姐”，宝玉笑而不答，一经上学去了。宝玉上学，人人作辞，为何偏偏不辞宝姐姐呢？宝玉不曾作答，一笑了之。作者也不曾写出，留下一个“空白”。细一想来，这一“空白”不难填出。宝玉不辞宝姐姐是自有他的道理的。宝玉素来厌倦读书，这次上学，只因眷恋风流，并非诚心向学，且在上学前本就挨了严父一顿剋，贾母王夫人关于显身成名、光宗耀祖的叮嘱也是有的，还有袭人那娇嗔的劝慰，兼及黛玉“蟾宫折桂”的讥笑，对于“读书做官”之语，宝玉早就腻得恶心了，且又深知宝姐姐热衷仕途经济，免不了生出一些火上添油的腻话来，他不想再去领教宝姐姐的那堂“立志功名，以荣耀显达”的政治思想课。

清人赵执信在《谈艺录》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：

钱塘洪昉思（昇），久于新城之门矣，与余友。一日，并在司寇（王士祯）宅论诗。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，曰：“诗如龙然，

首尾爪角鳞鬚一不具，非龙也。”司寇哂之曰：“诗如神龙，见其首不见其尾，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，安得全体？是雕塑绘画耳！”

余曰：“神龙者屈伸变化，固无定体，恍惚望见者，第指一鳞一爪，而龙之首尾完好，故宛然在也。若拘于所见，以为龙具在是，雕绘者反有辞矣。”昉思乃服。

龙本是全龙，云中只露一鳞半爪，而首尾完好，因此，尽管现首不现尾，观赏者仍觉得“宛然在也”。小说中的虚笔，对部分重要的内容不作直接的充分的叙述描写，把它溶解在某些细节的描述中，使这部分的内容成为“空白”，然而读者仍可以充分领会“空白”的含义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回“刘姥姥一进荣国府”。王熙凤与刘姥姥寒喧时，凤姐的“正经侄儿”贾蓉来求借玻璃炕屏。好说歹说，凤姐总算答应下来，蓉儿也眉开眼笑地出去了。且看凤姐此时的反应：

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，便向窗外叫：“蓉哥回来。”外面几个人接声说：“蓉大爷快回来。”贾蓉忙复身转来，垂手侍立，听何指示。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神，又笑道：“罢了，你且去罢。晚饭后你来再说罢。这会子有人，我也没精神了。”贾蓉应了一声，方慢慢的退去。

凤姐想起一事，却又欲说还休，盘马弯弓，引而不发。究竟何事呢？作者没有说出，才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自然也不知内情，但作为“旁观者清”的读者是不难想出这“一事”来的。凤姐“出了半日神”，因有旁人在而“没精神了”，只得“人约晚饭后”。这事必有蹊

跪。而蓉儿应了一声，且又“慢慢的退去”，其间自有道理。聪明且知情的蓉儿当然知道婶婶话中的份量，如同衔着一个千斤重的橄榄，于是细细咀嚼品味，脚步自然而然就放得慢慢的。再看焦大碎后骂街：“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侄的养小叔侄。”铁腕人物凤姐当时是在场的，为何特特在此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且责备宝玉不该寻根究底呢？联想起来，“风骚”婶婶与“正经”侄儿的关系便了然了。这种计白当黑的手法，脂砚斋赞道：“传神之笔，写阿凤跃然纸上。”

另外，在敷衍某一事件，追踪某一线索时，作者先是极力渲染，铺张，然后“忽然一闪”，刹住笔头，“闪落读者眼光”，^⑪情节发展出现停顿，线索中断了，但文断意未断，有如音乐，紧锣密鼓之后，戛然而止，听者仍觉余音绕梁，犹在耳际。正所谓“断处皆续”，“无声胜有声”。

第十一回“见熙凤贾瑞起淫心”，凤姐不买他的帐，反而盘算“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”。凤姐有何打算，作者点到为止，并不急于写出，而是刹住笔头，去写天香楼娘们看戏。读者的心却悬在贾天祥的身上，总觉得想得出便做得到的凤辣子心狠手毒，贾天祥凶多吉少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，贾天祥终成风流鬼。又如第七十四回，晴雯被人暗算，王善保家的在王夫人面前奏了她一本，以致被王夫人狠狠地申饬了一顿。王夫人“真怒攻心”，臭骂晴雯，并口口声声等明儿回了老太太，再撵他，处治她。可怜一朵野气未脱的山茶，如何禁得起这等暴风骤雨，毕竟后来命运如何呢？读者心情迫切，可作者将笔“忽然一闪”，去写抄检大观园，去绘‘中秋团聚’图，偏不提及晴雯之事。直到第七十七回，才看到王夫人一脸怒气，坐镇怡红院；病晴雯恹恹弱息，被人从炕上拉下来架

去了。可叹一朵山茶，从此辞柯而殒，一直为她悬心的读者，呜呜咽咽，断断续续，至此才落下泪来。

这种情节虽断，其实未断，“文之断处皆续”^⑫ 的写法，在《红楼梦》中运用广泛，难以一一列举。

一般说来，情节的发展应该有连续性，而且要紧凑，但有时也不妨中断一下，停顿一下，在情节的发展上留下一定的“空白”，这样，不但不影响情节的完整性，相反，它能够浓缩情节，删剪枝蔓，扩大容量，使作品免于平铺直述；并且，故意刹住笔端，留下“空白”，便于读者去驰骋想象，进行艺术的再创造。可见，计白当黑，断处皆续的写法足为那些头绪繁多，结构庞杂的小说构件之借鉴。

移花接木，金针暗度

传说世界戏剧大师萨士比亚曾经为了便于演出，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由整块布料做成的服装，并不曾动用一刀一剪一针一线。不用刀剪针线制成的服装，那恐怕只是件蹩脚的披风吧。除此之外，简直玄而又玄，难以相信世间竟有如此高明的裁缝匠。可是，这样高明的缝纫大师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倒还真有一位，那便是文学巨匠曹雪芹。他将千姿百态的生活画面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巧妙地组合到《红楼梦》中，写得浑然天成，真真是“一袭无缝天衣”，无迹可求。也恰似天然无饰的一座“大观园”。

这里也不妨借用曹雪芹自己的一段话来形容《红楼梦》无缝可寻的构件法度：宛如一座云笼雾绕、深绿浅翠的山峦，乍看起来，“见白石崚嶒，或如鬼怪，或如猛兽，纵横拱立，上面苔藓成斑，藤萝掩映，其间微露羊肠小径。”^⑬ 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条条小径，一座

一座曲桥，引逗读者从此小径游去，曲径通幽，导入一个桃源新境，引出一串妙趣横生的故事。

不动刀剪针线的服装，我们宁肯信其无，不愿信其有。“无缝天衣”也许真有，不过，针线是肯定用过的，只是读者不易看出来罢了。文学大师曹雪芹正是这般暗度金针，初就“一袭无缝天衣”，移花接木，造成一座百花竞放的“大观园”。他“把读者带进变态多姿的生活画面时，不是由一个陈列室进入另一个陈列室，而是如过小桥，如循曲径，流连间不觉风光已殊，但一回头，刚才的一山一水犹在望中。”^⑭足见作家金针暗度，笔致精工。

野山花本是开在旷野山坳之中，如果将它移进花园苗圃，也许更能各尽其妍，相映成趣；摇曳于露晨月下的幽兰雏菊，若植于火热烂漫的芍药芙蓉之中，共分一缕阳光，欣添一段风韵，则更会花团锦簇，色彩缤纷。曹雪芹在结构《红楼梦》的情节场面时，正是巧妙地采用了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，哀乐相济，悲喜交加，情节波澜起伏，笔致跳脱蹁跹。

在叙述情节、描写场面时，作者并不是一气而下，把它写到山穷水尽处，而是在叙述、描写途中便巧妙地将笔锋向别处悄悄转移。转换之间，却又天然无际，如同大观园内沁芳闸中流泻出来的一脉清泉，流至半途，“又开一道岔口”，然后，“仍旧合在一处”。

在曹雪芹的笔下，不在意的一样什物，诸如一个杯子，一双蝴蝶、一包粉硝、一个绣春囊，常常都被用作道具，以暗度金针，“又开一道岔口”。一个绣花荷包，引出黛玉怒剪香袋；一个绣春囊，引起抄检大观园；一只细瓷茶杯，将“中秋团聚”图与“寒塘冷月”图缝合一处；一双玉色蝴蝶，逗得“杨妃”戏蝶，引出小红谈情；一包蔷薇粉，写出蕊官芳官的情谊，串出母子相讥，蝉联群艳斗姨娘。一个又

一个的场面，层见错出，转换的关锁却在芥豆之微的什物上。

人物的出场退场，也往往是作者连接情节转换场面的金线。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人物纷至沓来，进入画面。作者便悄悄地把“金线”拴在登场的人物身上，通过人物的穿梭来往，经纬交织，缀成一件“金缕玉衣”，写出一篇锦绣文章。如第十六回贾政做寿，正是喜气洋洋、热闹非凡时，突然太监进来宣旨，吓出众人一身冷汗，原来是元春才选凤藻宫，于是合家欢喜；不料智能儿私逃进城，馒头庵得趣事发，弄得死了秦邦业，病了秦钟，呆了宝玉。偏巧又有人报信，说是黛玉明日到家，宝玉这才“有些喜意”。如此凭借人物的登场，引出许多故事，文章丰富多彩，腾挪有致，宛如旁枝逸出，蔚蔚郁郁，显出勃勃生机。

作者有时甚至连思维的一闪念也不放过，借助一朵小小的思想火花，导致情节与场面的暗中转换。凤姐借出玻璃炕屏后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引出“人约晚饭后”的一段情话；贾政游历大观园，“忽又想起一事来”，钩连贾琏置办园中陈设的景况。如此云云。

人们常以“移花接木”来评议《红楼梦》从古诗词中化出意境，固然有他们的道理，但《红楼梦》在结构情节、组织生活画面时采用的这种移花接木、金针暗度的技法，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创作经验，值得小说家们玩味。

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

弦过紧而易断，调过高则难以继，创作亦然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这道理不难理解，一味地哀，或一味地乐，文章写不下去，勉强为之，也难免板滞单调，作“直头布袋”。另外，从欣赏者的美